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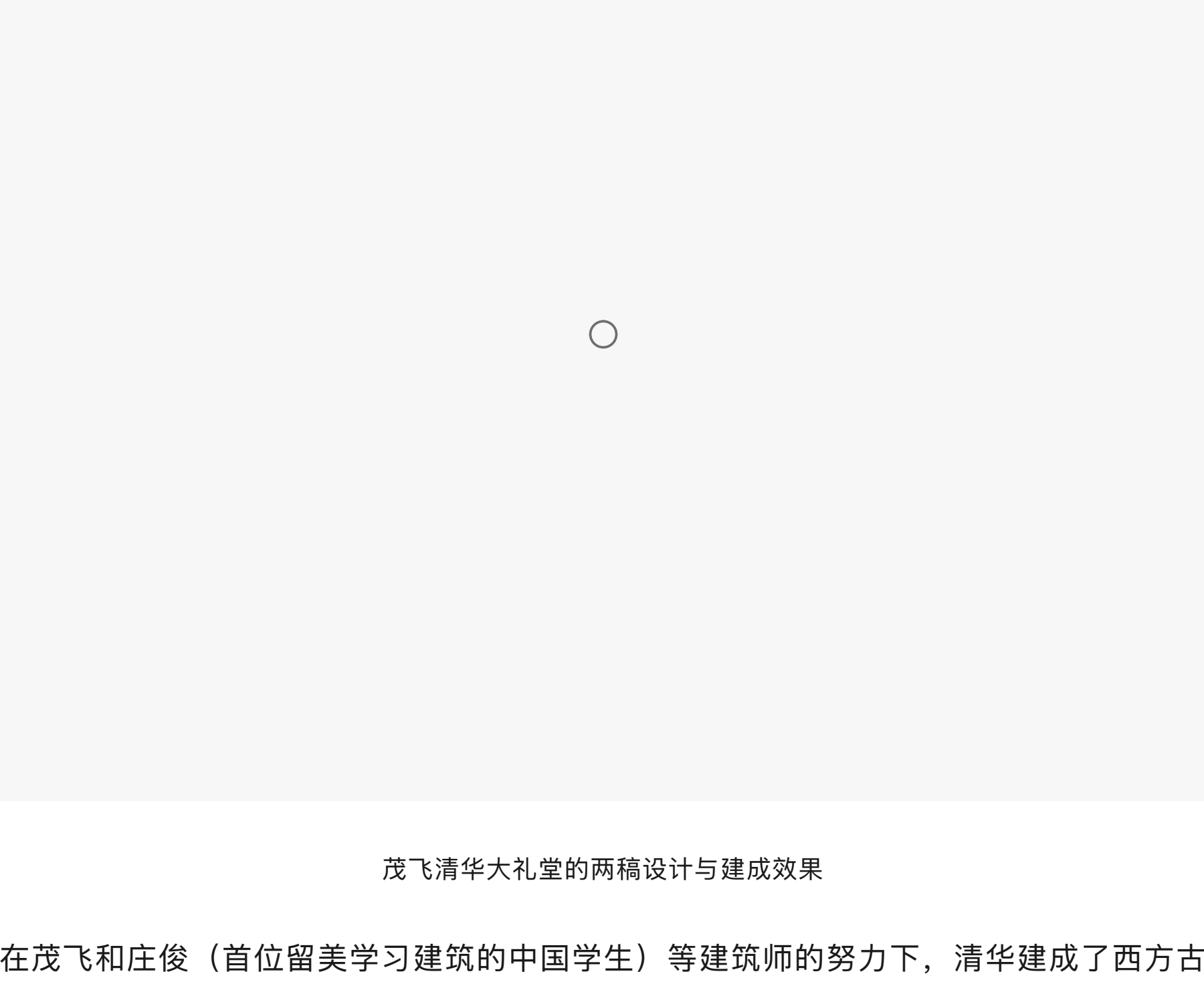
4月28日将迎来清华大学113周年校庆。借此机会，本文简单谈谈斯特恩事务所为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所做的设计，及其背后的文化脉络。

清华大学早期校园的设计者是耶鲁毕业的美国建筑师亨利·茂飞（Henry Killam Murphy, 1877-1935）。当他在1914年首次造访清华时，对已有的学堂建筑和二校门评价不高，却尤为喜爱工字厅这座中国传统的园林建筑。



茂飞拍摄的水木清华，1914

茂飞试图说服时任清华校长周诒春——另一位耶鲁校友——在清华未来的建筑上采用中式风格。但在甲方的强势要求下，建筑师逐步退让。从留存的大礼堂设计稿可以看出，茂飞先是从中式风格让步为“不带明显风格特质”的砖立面与攒尖顶，继而引入了穹顶穹顶，最后增添了符合古典法度的石材柱式。



茂飞清华大礼堂的两稿设计与建成效果

在茂飞和庄俊（首位留美学习建筑的中国学生）等建筑师的努力下，清华建成了西方古典风格的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科学馆，并一直作为校园的核心区域留存至今。



左图，由左至右：亨利·茂飞，周诒春，驻场建筑师 C.E. Lane；
右图，左：C.E. Lane, 右：庄俊。

时光流过近百年。2012年，当苏世民先生（Steven A. Schwarzman）和夫人克里斯汀邀请建筑师罗伯特·斯特恩为清华设计一座新书院建筑时，大概不曾想到，茂飞当年未竟的中式建筑理想终将在百年以后，以苏世民书院的方式得以实现。



苏世民书院，2016

受到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的启发，苏世民构想了一个培养全球未来领袖的学者项目。学生群体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国、三分之一来自美国、另外三分之一来自世界其他地区。他们将在书院内上课、住宿、社交，度过为期一年的珍贵时光——这与耶鲁大学书院制度非常类似。

苏世民本人即是耶鲁校友，因此很自然地邀请了时任耶鲁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罗伯特·斯特恩执笔书院的建筑建筑设计。斯特恩当时已经在耶鲁的两座新书院上工作了一段时间，对此类型非常熟悉，同时其事务所对于建筑历史的虚心态度也非常适合在不同的文化和语境中进行建造。

在设计工作开始时，我们的团队认真研究了清华大学的建成环境与校园历史。与茂飞一样，我们最珍视工字厅所代表的中式建筑传统：低调的灰瓦屋顶、精美的建筑细节与典雅的北方园林。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华校园内的新建筑也不可避免地开始追逐时新的潮流。所幸的是，苏世民夫妇强烈希望我们的设计不要脱离中国的传统，我们也认为在建筑上传承历史是一种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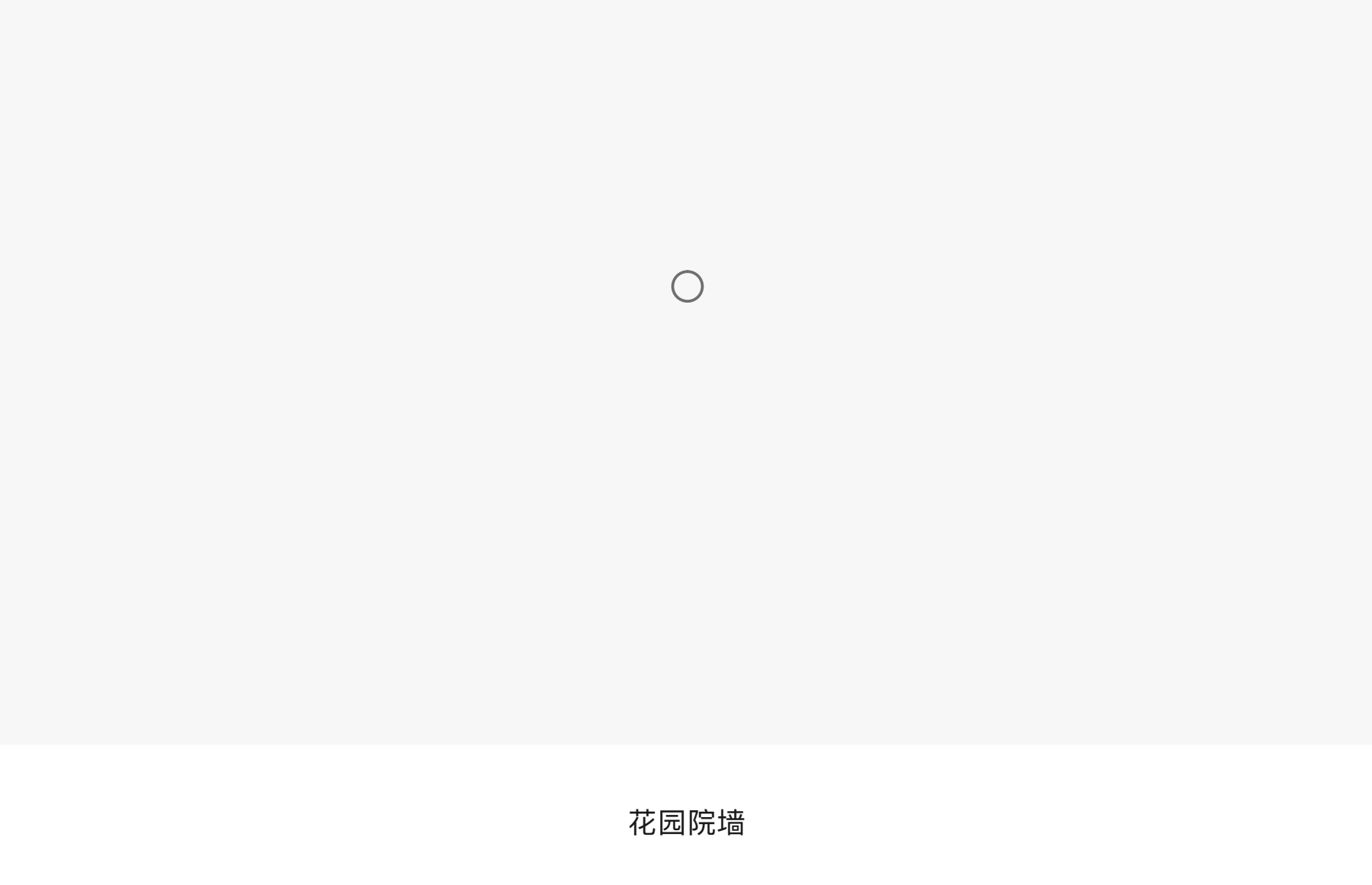
校园内重要历史建筑及苏世民书院位置示意图
左上：大礼堂；左下：工字厅；右下：清华学堂；右上：苏世民书院。

有趣的是，本地合作团队一开始并不理解我们对传统中式建筑的热情。不过，我们最终还是说服了各方，让整个项目团队都能看到在新建筑上延续历史的意义。



苏世民书院建筑细部

秉承着苏世民项目的精神，我们在设计上融合了东西方的理念。以院落为核心的整体布局既延续了牛津、剑桥和耶鲁等西方大学的校舍传统，也非常吻合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合院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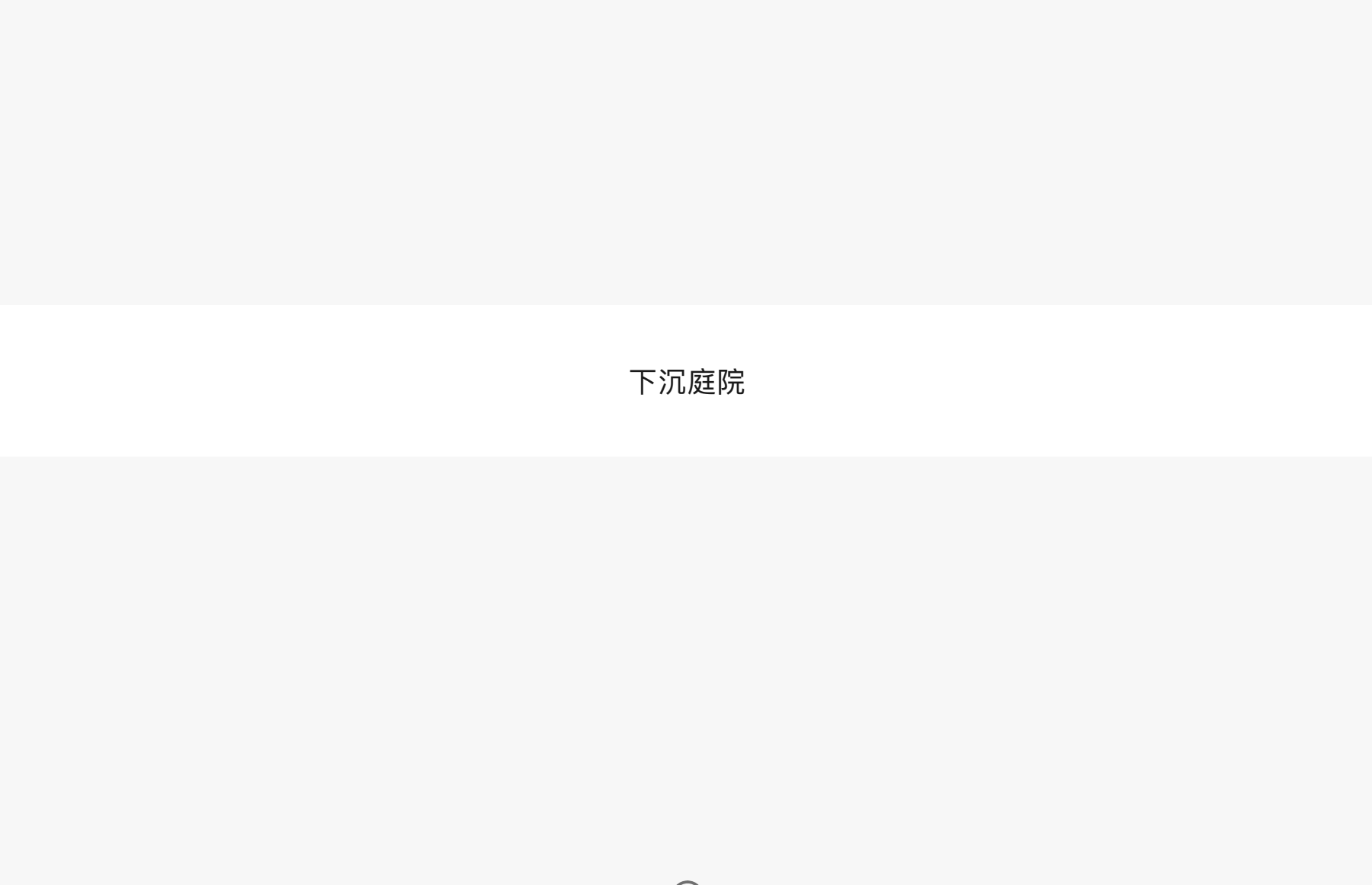


1. 入口庭院；2. 图书馆；3. 论坛空间；4. 行政办公；5. 下沉庭院；6. 教室楼层；
7. 国际会议中心；8. 报告厅；9. 学生宿舍；10. 教师宿舍。

低矮的花园院墙之后，第一进入口庭院向书院学者和来访者敞开怀抱。步入大堂，一处双层通高的“论坛”空间可以作为多功能厅使用，满足社交谈话、正式讲座和集会的不同要求。这个空间原型来自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而书院项目主任李稻葵教授对这一空间非常熟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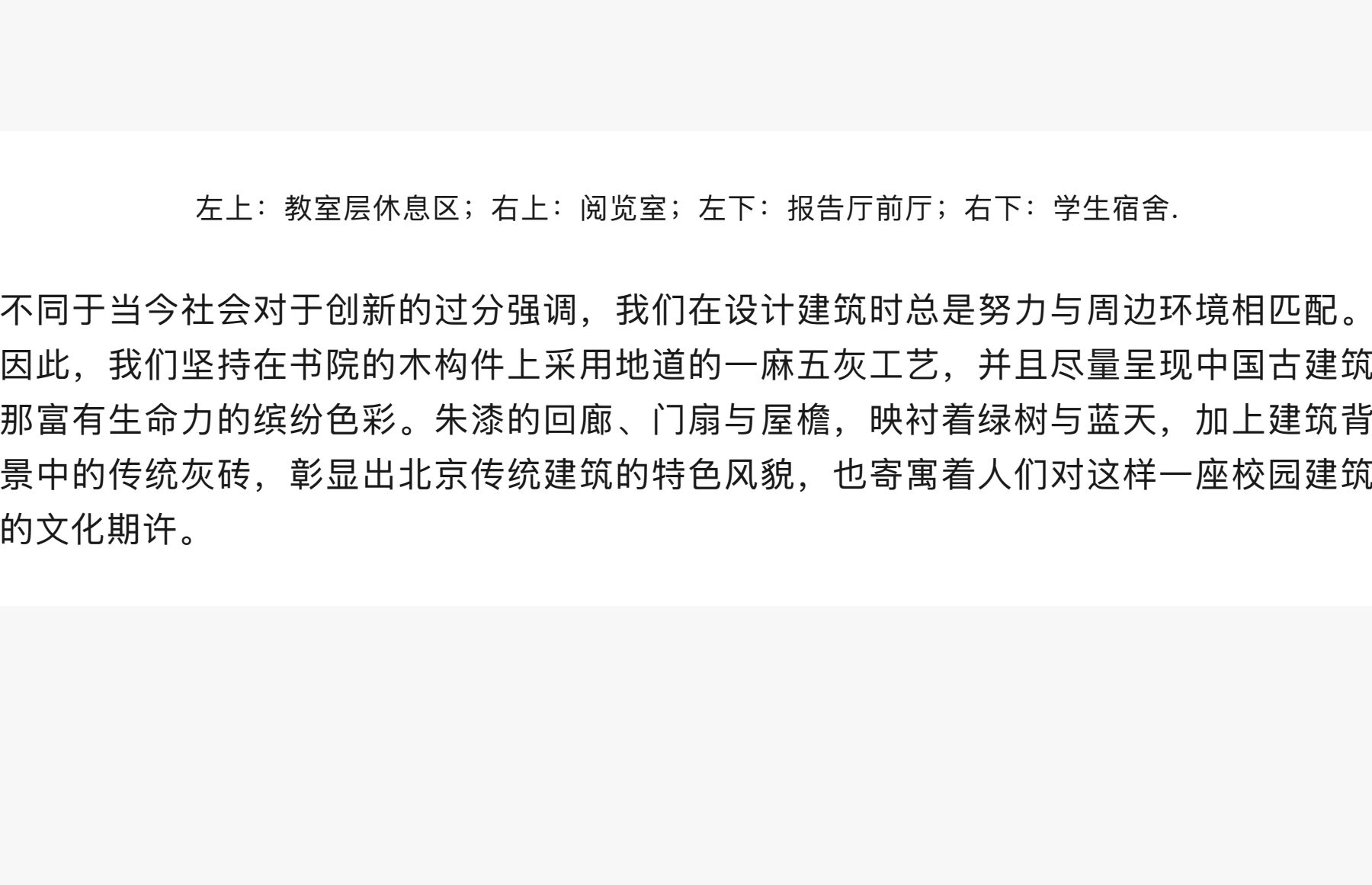


花园院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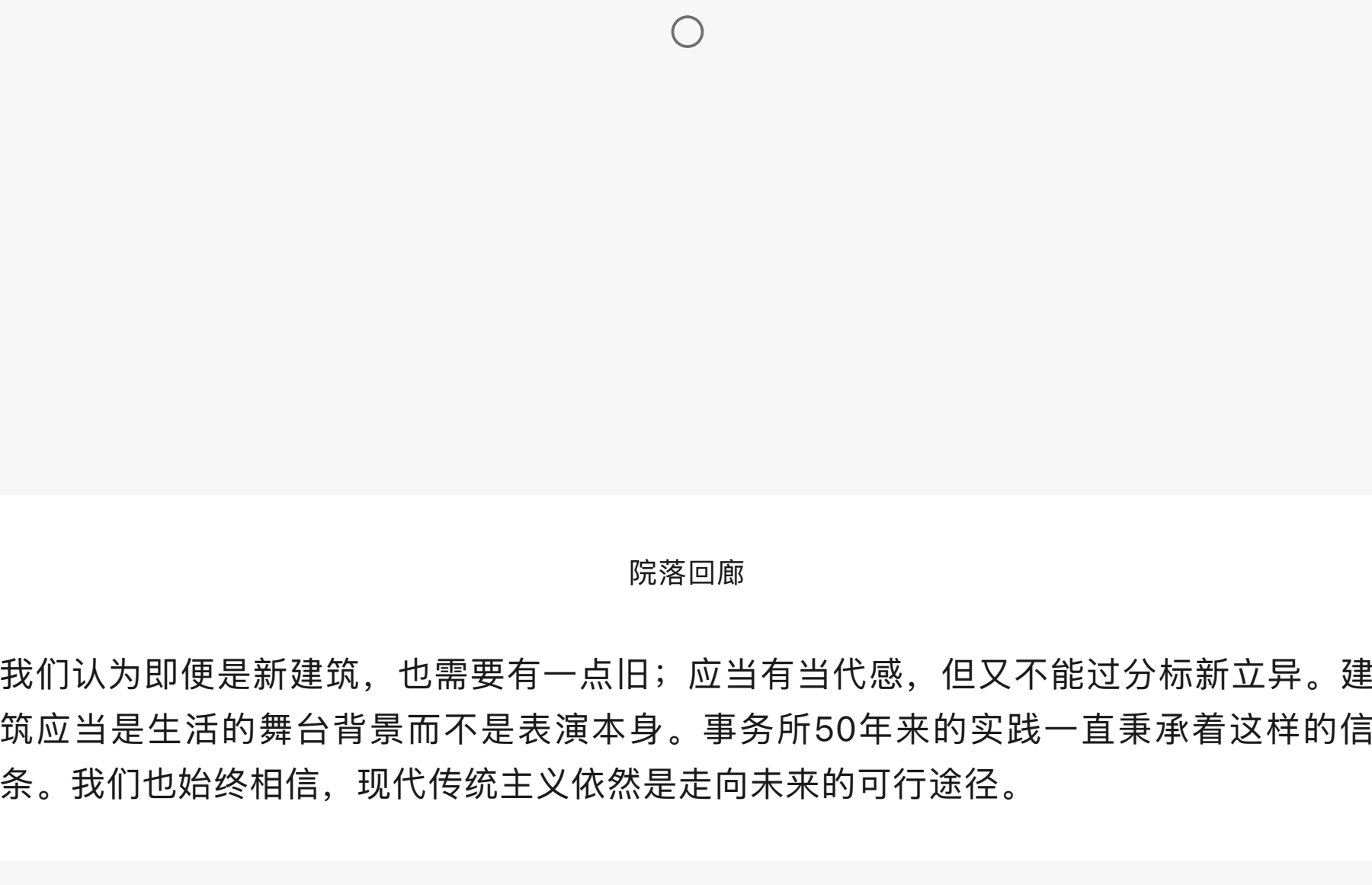


论坛空间

论坛后方是第二进下沉庭院，教室、会议中心等主要的公共空间环绕其间。庭院下方的地下层是一座大型报告厅，学生宿舍则位于更高的楼层，可以俯瞰整个院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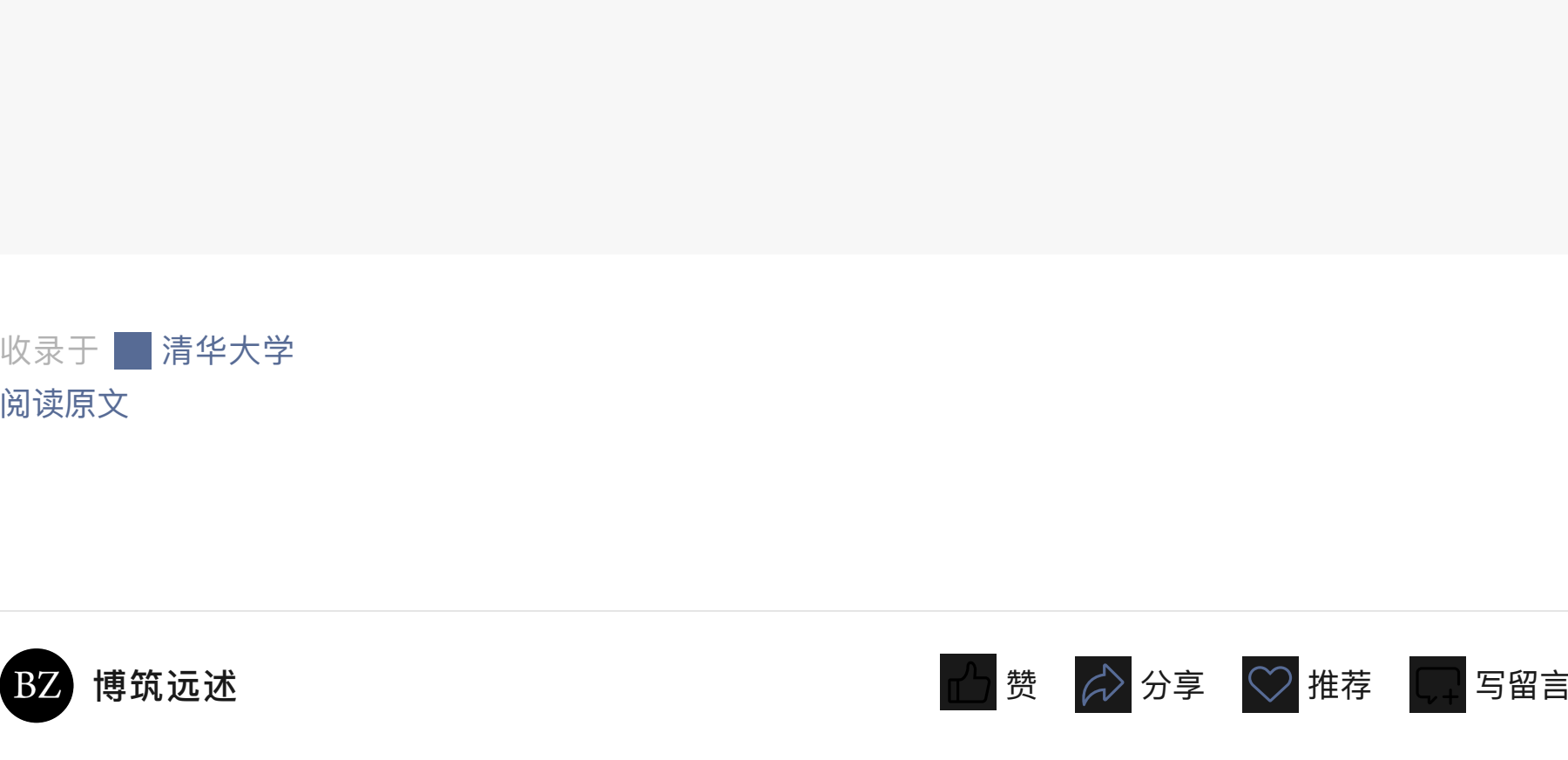


下沉庭院



左上：教室层休息区；右上：阅览室；左下：报告厅前厅；右下：学生宿舍。

不同于当今社会对于创新的过分强调，我们在设计建筑时总是努力与周边环境相匹配。因此，我们坚持在书院的木构件上采用地道的一麻五灰工艺，并且尽量呈现中国古建筑那富有生命力的缤纷色彩。朱漆的回廊、门扇与屋檐，映衬着绿树与蓝天，加上建筑背景中的传统灰砖，彰显出北京传统建筑的特色风貌，也寄寓着人们对这样一座校园建筑的文化期许。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

我们认为即便是新建筑，也需要有一点旧；应当有当代感，但又不能过分标新立异。建筑应当是生活的舞台背景而不是表演本身。事务所50年来的实践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们也始终相信，现代传统主义依然是走向未来的可行途径。

院落回廊